

## 共匪影片自批我評其恒

共匪竊據大陸以來，利用我們過去在大陸的廠房與設備為基礎，北平、上海各有四個製片廠，長春有一個製片廠，歷年來所拍攝的影片，往往把握不住重心，鬧出許多笑話來，最早的是「武訓傳」，幾乎被批評得體無完膚，遭擱置而未能上映，近年來，海燕廠拍攝的「球場風波」與長春廠拍攝的「女社長」等遭受批評，亦甚利害。

先說「女社長」一片，根據匪「大眾電影」半個月，一九五八年廿一期夏川所寫「有嚴重思想缺陷的影片『女社長』」中有這麼一段話：「這種錯誤地誇大個人作用，醜化黨的領導的情況，是和我們當前進行的社會主義思想改造，反對個人崇拜的精神水火不相容的，對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來說，這種思想不僅是錯誤的，也是非常危險的，在生活中如此，在電影藝術創作中同樣如此，尤其是在整風反右之後，更應該加倍引起我們的警惕。」

又據該刊同年第八期奚永倬所寫「球場風波的思想傾向」一文中說：「從球場風波這部影片中，我們沒有看到什麼新的積極的東西，相反的，却只是看到在新社會裏開展群眾體育活動障礙重重，領導者昏庸無能，愚昧無知，在影片中，把新社會的機關描寫得亂七八糟，把群眾體育工作寫成是遍地荊棘，」從這部影片中，我們可以看出張人傑對群眾體育活動的看法是錯誤的，他認為開展體育活動與生產無關，沒有什麼作用，這種思想是可以批判的，但是，我們看完這部影片後，覺得作者的目的，不是在批判這種錯誤思想，而是把張人傑寫成一個昏庸愚昧和品質惡劣的領導者，」我們可以看出，這部影片在這些處理上，也是存在着錯誤思想傾向的。」

陳匪荒煤批評「幸福」、「探親記」等影片，說是除了低级趣味，庸俗與實弄不必要的噱頭，例如蛋糕打在別人臉上，人掉在泥坑裏等不必要的逗笑鏡頭之外，最普遍的就是強調中共「敵人」生活方式與感情，陳匪特別指出，不少影片當中的男演員穿着畢挺的西裝，女演員只穿着花衣服，誘使匪區人民聯想着過去「小資產階級」所過的優裕生活。

陳匪荒煤並指出，大陸的電影導演，年來運用着「反映真實」與「諷刺」等藉口，大量拍攝反共電影，如「未完成的喜劇」，「誰是被拋棄的人」和「不夜城」等，其內容公開向共黨攻擊，並攻擊共黨的社會制度，這些電影拍攝完竣之後，雖經過多次修剪，仍舊不能放映，有的已經放映

的如「球場風波」、「霧海夜航」、「三個戰友」、「尋愛記」等影片，亦充滿着濃厚的反共色彩，就以「被誰拋棄的人」一片來說，主題敘述一個原來在鄉村居住的老共幹，進入城市後，貪圖物質享受，為非作惡，無法無天，其他如「探親記」，也是無情的諷刺共幹，再如「球場風波」、「尋愛記」等，內容充滿反共路線色彩，前者強調知識份子如大學教授的熱心仁慈，後者對片中主角親共者李勇，予以無情的諷刺，更有些電影片，將共產黨員生活醜化，強調共產黨員的無知。

陳匪荒煤又說，中共拍攝的電影中，很多是宣傳「資產階級」與「小資產階級」生活的美好，在海外放映的「乘風破浪」一片，便是借屍還魂的宣傳資產階級的理想和感情，「覆試」、「懸崖」與「上海姑娘」等片，並宣揚中國舊倫理道德和溫情，有些影片強調「私情」及「天才」等，站在與共產黨敵對的立場來攝製，更有些運用批評資產階級作題材，來宣揚資本主義，並指出大陸電影中，充滿着右派份子，特別指出「長春廠」的呂班等，公開反對共黨的拍片路線，該廠導演郭維亦公然宣稱，反對拍攝戰爭題材的影片，有些人則公開叫喊着，要大膽寫出生活上的痛苦及感情。

陳匪荒煤最後說：「中共電影工作人員需要大大的整頓，改造和調整」，無非又有許多知識份子要倒霉，下放、勞改、實邊等等酷刑就要加在他們頭上了，最輕的恐怕也是失業之一途，譬如「民盟」份子電影導演楊小仲，自從在中共反右派調爭中被打擊倒下去之後，迄今擱不起頭來，後來還是由「民盟」喚使其寫了一篇類似坦白書的文章，在四十七年十二月份「爭鳴」月刊上發表出來，醜態百出，楊小仲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，他說他住在上海幾十年，身上累積了許多「舊社會時代的「殘毒」，雖經過共黨多次「改造」。觀念上已有一個新的認識，但認識不等於已經清除，必須嚴肅地對待自己，隨時隨地要「剷除」舊習慣，舊污垢，更必須「肅清」潛伏在心靈深處的資產階級和個人主義名利思想，要「全心全意接受黨的領導」，除去單幹作風，為人民創造赤色電影，楊小仲雖會高呼過「感謝黨和毛主席」，也一再表示「真心誠意跟着共產黨走」，但是由於在「大鳴大放」時發了幾句牢騷，被列為「右派份子」被鬪爭以後，迄今沒有獲得工作的機會，生活瀕于絕境，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，透過「民盟」老關係，再發表這篇「坦白書」，亦云慘矣！